

# 岩石與花草的對話

## —張進勇與楊企霞的水墨世界

林富士

### 壹、張進勇—剝蝕不盡的石頭

張進勇，男性，1959年生於雲林斗六。不算壯碩高大的身軀，卻因一張稜角分明的臉而透露出一股粗獷的氣息。和大多的雲林男子一樣，從他身子，我們彷彿看見一株自貧瘠的土壤裡扎根茁壯的木麻黃—樸拙中有著不可動搖的挺拔和堅毅。他的畫也有同樣的味道，儘管他的畫裡少見植物。

他的畫裡最恒定的母題是石頭。無論是晶瑩圓滑的鵝卵石，或是千瘡百孔的風蝕岩和浪濤錘擊的海岸岩，或是峻峭與斧劈的山岩壁，他的畫總能滿佈生氣。有時是向山海挑戰時的吼叫，有時是度過狂風暴雨後靜謐的喜悅，有時是面對瘡痍與摧殘時的憤怒與不甘。他的畫面總滿佈石頭，只偶而留白給一點點的雲氣和水流。從他的人和他的畫，我們都讀不到面對生命中一些艱困遭逢時的豁達，但也沒有怨懟，只有年輕人那股執拗和衝勁。

他說他比較欣賞的畫家有余承堯和王季遷。他唯一的夢想是成唯一一個偉大的畫家。問他什麼是「偉大」，他默然。他默然不語自己畫作裡所要呈現的心靈世界，也不慣用繁複的抽象語言來描述自己的藝術生命和創作理念，只是一再藉著單一的石頭母題，與接近單一色系的畫面來訴說他對人世的感覺、對生命的態度。

他唯一肯侃侃而談的是他的「技法」。傳統的中國水墨畫家，大多只注重墨彩的變化和運用，將水視為佐助、條理的工具。而張進勇將「水」提昇至和「墨」分庭抗禮的地位。他說，再以墨色完成構圖之後，他往往會將適量的清水傾倒在畫紙上，然後捧起畫紙，輕輕搖晃，讓水自然流動，自然乾涸。在他的畫裡，岩石上的剝蝕痕跡便是經由這種掌控下的「自然流水」髮營造而成。水於是乎成唯一幅畫最後的主宰。看似桀驁不馴的他，竟會讓清水在他的畫布上恣意縱橫，真是不可思議。

## 貳、楊企霞—豐美的水草地

楊企霞，女性，1965年出生於台中豐原。秀美的臉蛋、溫婉的氣質，彷彿一朵水蓮。一看即知是來自沃土膏壤之地的姑娘。她的畫簡直就是一首首的讚歌，歌詠著她自身以及鄉土的綽約之美。

一大片的水草地，小溪細細蜿蜒，小小的白鷺鷥或翔或棲或遊，畫面上幾乎被濃綠所吞噬，這是她筆下的春天。至於盛夏的台灣平原，她則以整齊而飽滿的黃金稻穗畫出人間最結實的收穫，只有稀疏的幾條白褐相混的田埂逼那片稻田讓出路來，讓我們知道，那是人的耕耘所得。秋，在她的畫裡則是河岸或塘畔一株株瘦長的白楊和水面上如真似幻的倒影，亮處是土黃，暗處是深褐，無葉的樹幹則白淨而規則的貫串其間。至於冬天的味道，我們似乎可從她一幅寫菊的長條中嗅覺。上百朵的菊，沒有根莖，沒有枝葉，只有半腐

半枯的黃褐花朵充塞整個畫面，彷彿有說不出的詭譎。她的樹林和青苔也有同樣的神秘味道，向是從紙背長出來似的，直衝眼簾。

她說這是「撞水」的效果，亦即利用「清水」和「膠水」互相拒斥的性質，使畫面形成一種緊張對峙的張力。這使得楊企霞的美學世界充滿幻惑。一方面，以複製式的植物圖像填塞畫面，顯示出她對均衡、對秩序、對外在裝飾的強烈渴求。另一方面，她對狹長形畫紙的偏愛以及對「撞水」的運用，又充分顯露出她和平的表象下有恐怖分子埋伏著。也許就是這股潛藏的顛覆衝動，使得她以簡單的構圖、幾近單一色系所描繪的植物世界，能擺脫純粹的裝飾風格，而洋溢著年輕生命的浪漫和一點點的反叛。

也許就是這股不自覺的「叛離」精神，使這麼一位年輕的女孩對若干異國的畫家，如保羅·克利（Paul Klee）和塞尚（Cezanne）有種莫名的激賞吧！

### 參、陽剛與陰柔的交融

雖說同為水墨畫加，張進勇與楊企霞，乍看之下似乎沒有什麼共同點。一個剛毅木訥，一個靦腆柔美。一個只畫石頭；一個只畫植物。一個喜愛以「流水」剝蝕岩塊；一個偏好以「撞水」凸顯畫面。一男一女，一個來自窮山惡水的雲林；一個來自山明水秀的台中，生命的軌跡似乎不會有所交錯。

可是，他們偏偏是板橋國立藝專的同班同學，而且在1992年結為夫妻，並以新莊丹鳳作為為他們的家，成為「台北人」。他們拿過同樣的書畫獎，隸屬於同一個畫會（石青畫會），一起到墾丁、到野柳寫生，一起展出畫作。雖說創作時曾有意區隔彼此，但是，既成伴侶，生活一起，情意交融，在藝術風格上便免不了有互相滲

透、彼此融鑄的現象。張進勇陽剛的石頭裡有楊企霞的柔媚；楊企霞溫柔的水草間有張進勇的執著。

他們的畫裡，幾乎都看不見人物或任何的動物，都沒有繁複的色彩，都沒有大塊的留白，沒有靜物。他們的畫有一股豐沛的生命力在流動，有一種理想在牽引著。畫裡雖無人物，卻暗指「家」的存在。雖在展現自然界的風貌，卻隱隱有著「人間」的標記。我相信這是他們長期對話之後，共有共享的繪畫語言。讓我們共同期待這二位年輕的「台北」畫家畫出更美、更偉大的作品。